

READ
集美绘

美绘经典系列
林海音专集



国家教育部

推荐书目

城南旧事

— CHENG NAN JIU SHI —

今天我早晨起来就好得多了，
不像昨天那样不安心。
但是现在又想起姐儿，
手里不由得停止了捉虫子的工作，
呆呆地想，不知道什么时候，
姐儿就会离开我。
我把瓶子扔在树下，
站起来走到窗下向里看。
秀贞正在里屋床前的一个
机凳上坐着，面向着床，
我只看到她那小平板儿似的背影，
身子也没动。

吉林美术出版社 |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林海音 - 作品
美绘经典系列

林海音（1918年—2001年），原名林含英，小名英子，出生于日本大阪，原籍台湾省苗栗县，五岁来到北京，在北京度过了童年与青年时期。

《城南旧事》一书既是她童年生活的写照，更是当年北京平民生活的写真，也是她最具影响的作品。林海音从小在北京长大，因此作品具有浓厚的老北京味儿。1960年，她将北京的生活点滴写成小说《城南旧事》，后被译成了多种文字，还被搬上银幕而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。其中《冬阳·童年·骆驼队》被选为人教版五年级下册课文。《爸爸的花儿落了，我也不再是小孩子》被选为人教版初中七年级下册课文。其作品包括散文、小说、广播剧和评论等，她的一生荣获众多文学奖项，1998年获“第三届世界华文作家大会”颁“终身成就奖”。

—
CHENG
NAN
JIU
SHI



集美绘

美绘经典系列丛书

01 | 小桔灯

02 | 朝花夕拾

03 | 荷塘月色

04 | 故乡

05 | 城南旧事

06 | 猫

07 | 荷花

08 | 繁星春水

09 | 边城

10 | 鸟的天堂



城南旧事

• CHENGNANJIUSHI •

— 林海音 —



责任编辑/ 栾 云

全案设计/ 上海印刷 WWW.5517.NET 0431-85579558 绘 图/ 杜 斌

更多最新精品图书请关注吉美与知谦官方淘宝旗舰店(请购买正版图书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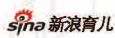


淘 <http://jmscbs.tmall.com>

<http://zq17.taobao.com>

盗版与侵权举报电话0431-86037886

合作媒介 /



上架建议 \ 少儿文学

ISBN 978-7-5386-8309-7



9 787538 683097 >

定价: 19.80 元

..... 美绘经典系列

CHENG NAN JIU SHI



城南旧事

林海音
著

太阳从大玻璃窗透进来，照到大白纸糊的墙上，照到三屉桌上，照到我的小床上来了。

 吉林美术出版社 |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城南旧事 / 林海音著. -- 长春 : 吉林美术出版社, 2014.6
(美绘经典系列)
ISBN 978-7-5386-8309-7

I. ①城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073552号



城南旧事

出 版 人	赵国强
责任编辑	栾 云
装帧设计	刘胜姣
排 版	陈星瑶
开 本	787mm×1092mm 1/16
印 张	12
版 次	2014年6月第1版
印 次	2014年6月第1次印刷

出 版	吉林美术出版社
发 行	吉林美术出版社
地 址	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
邮政编码	130021
电 话	0431-86037886
网 址	www.jlmspress.com
印 刷	沈阳美程印刷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386-8309-7 定价: 19.8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选 \ 读 \ 坊
CONTENTS

惠安馆	007
我们看海去	087
兰姨娘	123



驴打滚儿	151
爸爸的花儿落了，我也不再是小孩子	173
冬阳·童年·骆驼队	185



走人生的路程就像爬山一样，看起来走了许多冤枉的路，崎岖的路，但终于到达山顶。

—— 林海音



内容简介

《城南旧事》透过主人公英子童稚的眼睛看成人世界的悲欢离合，展示了二十年代旧北京的社会生活，表达了作者对童年生活深深的眷恋和对祖国故土的思念之情。

六岁的小女孩林英子跟随着爸爸妈妈从台湾漂洋过海来到北京，住在城南的一条胡同里。城南的一切都让英子感到新奇、为之着迷。在这里，她认识了惠安馆的“疯”女人、可怜的伙伴妞儿、荒草丛中的“小偷叔叔”……





惠安館

林海音 著





—

太阳从大玻璃窗透进来，照到大白纸糊的墙上，照到三屉桌上，照到我的小床上来了。我醒了，还躺在床上，看那道太阳光里飞舞着的许多小小的，小小的尘埃。宋妈过来掸窗台，掸桌子，随着鸡毛掸子的舞动，那道阳光里的尘埃加多了，飞舞得更热闹了，我赶忙拉起被来蒙住脸，是怕尘埃把我呛得咳嗽。

宋妈的鸡毛掸子轮到来掸我的小床了，小床上的棱棱角角她都掸到了，掸子把儿碰在床栏上，格格地响，我想骂她，但她倒先说话了：

“还没睡够哪！”说着，她把我的被大掀开来，我穿着绒褂裤的身体整个露在被外，立刻就打了两个喷嚏。她强迫我起来，给我穿衣服。印花斜纹布的棉袄棉裤，都是新做的，棉裤筒多可笑，可以直立放在那里，就知道那棉花够多厚了。

妈正坐在炉子边梳头，倾着身子，一大把头发从后脖子顺过来，她就用篦子篦呀篦呀的，炉上是一瓶玫瑰色的发油，天气冷，油凝住了，总要放在炉子上化一化才能擦。

窗外很明亮，干秃的树枝上落着几只不怕冷的小鸟，我在想，什么时候那树上才能长满叶子呢？这是我们在北京过的第一个冬天。

妈妈还说不好北京话，她正在告诉宋妈，今天买什么菜。妈不会说“买一斤猪肉，不要太肥。”她说：“买一斤租漏，不



要太回。”

妈妈梳完了头，用她的油手抹在我的头发上，也给我梳了两条辫子。我看宋妈提着篮子要出去了，连忙喊住她：

“宋妈，我跟你去买菜。”

宋妈说：“你不怕惠难馆的疯子？”

宋妈是顺义县的人，她也说不好北京话，她说成“惠难馆”，妈说成“灰娃馆”，爸说成“飞安馆”，我随着胡同里的孩子说“惠安馆”，到底哪一个对，我不知道。

我为什么要怕惠安馆的疯子？她昨天还冲我笑呢！她那一笑真有意思，要不是妈紧紧拉着我的手，我就会走过去看她，跟她说话了。



惠安馆在我们这条胡同的最前一家，三层石台阶上去，就是两扇大黑门凹进去，门上横着一块匾，路过的时候爸爸教我念过：“飞安会馆”。爸说里面住的都是从“飞安”那个地方来的学生，像叔叔一样，在大学里念书。

“也在北京大学？”我问爸爸。

“北京的大学多着呢，还有清华大学呀，燕京大学呀！”

“可以不可以到飞安——不，惠安馆里找叔叔们玩一玩？”

“做唔得！做唔得！”我知道，我无论要求什么事，爸终归要拿这句客家话来拒绝我。我想总有一天我要迈上那三层台阶，走进那黑洞洞的大门里去的。

惠安馆的疯子我看见好几次了，每一次只要她站在门口，宋妈或者妈就赶快捏紧我的手，轻轻说：“疯子！”我们便擦着墙边走过去，我如果要回头再张望一下时，她们就用力拉我的胳膊制止我。其实那疯子还不就是一个梳着油松大辫子的大姑娘，像张家李家的大姑娘一样！她总是倚着门墙站着，看来来往过路的人。

是昨天，我跟着妈妈到骡马市的佛照楼去买东西，妈是去买搽脸的鸭蛋粉，我呢，就是爱吃那里的八珍梅。我们从骡马市大街回来，穿过魏染胡同，西草厂，到了椿树胡同的井窝子，井窝子斜对面就是我们住的这条胡同。刚一进胡同，我就看见惠安馆的疯子了，她穿了一件绛紫色的棉袄，黑绒的毛窝，头上

留着一排刘海儿，辫子上扎的是大红绒绳，她正把大辫子甩到前面来，两手玩弄着辫梢，愣愣地看着对面人家院子里的那棵老洋槐。干树枝子上有几只乌鸦，胡同里没什么人。

妈正低头嘴里念叨着，准是在算她今天共买了多少钱的东西，好跟无事不操心的爸爸报帐，所以妈没留神已经走到了“灰娃馆”。我跟在妈的后面，一直看疯子，竟忘了走路。这时疯子的眼光从洋槐上落下来，正好看到我，她眼珠不动地盯着我，好像要在我的脸上找什么。她的脸白得发青，鼻子尖有点红，大概是冷风吹冻的，尖尖的下巴，两片薄嘴唇紧紧地闭着。忽然她的嘴唇动了，眼睛也眨了两下，带着笑，好像要说话，弄着辫梢的手也向我伸出来，招我过去呢。不知怎么，我浑身大大地打了一个寒战，跟着，我就随着她的招手和笑意要向她走去。——可是妈回过头来了，突然把我一拉：

“怎么啦，你？”

“嗯？”我有点迷糊。妈看了疯子一眼，说：

“为什么打哆嗦？是不是怕——是不是要溺尿？快回家！”我的手被妈使劲拖拉着。

回到家来，我心里还惦念着疯子的那副模样儿。她的笑不是很有意思吗？如果我跟她说话——我说：“嘿！”她会怎么样呢？我愣愣地想着，懒得吃晚饭，实在也是八珍梅吃多了。但是晚饭后，妈对宋妈说：

“英子一定吓着了。”然后给我沏了碗白糖水，叫我喝下



去，并且命令我钻被窝睡觉……

这时，我的辫子梳好了，追了宋妈去买菜，她在前面走，我在后面跟着。她的那条恶心的大黑棉裤，那么厚，那么肥，裤脚缚着。别人告诉妈说，北京的老妈子很会偷东西，她们偷了米就一把一把顺着裤腰装进裤兜子，刚好落到缚着的裤脚管里，不会漏出来。我在想，宋妈的肥裤脚里，不知道有没有我家的白米。

经过惠安馆，我向里面看了一下，黑门大开着，门道里有一个煤球炉子，那疯子的妈妈和爸爸正在炉边煮什么。大家都管疯子的爸爸叫“长班老王”，长班就是给会馆看门的，他们住在最临街的一间屋子。宋妈虽然不许我看疯子，但是我知道她自己也很爱看疯子，打听疯子的事，只是不许我听我看就是了。宋妈这时也向惠安馆里看，正好疯子的妈妈抬起头来，她和宋妈两人同时说“吃了吗？您！”爸爸说北京人一天到晚闲着没有事，不管什么时候见面都要问吃了没有。

出了胡同口往南走几步，就是井窝子，这里满地是水，有的地方结成薄薄的冰，独轮的水车来一辆去一辆，他们扭着屁股推车，车子吱吱扭扭的响，好刺耳，我要堵起耳朵啦！井窝子有两个人在向深井里打水，水打上来倒在一个好大的水槽里，推水的人就在大水槽里接了水再送到各家去。井窝子旁住着一个我的朋友——和我一般高的妞儿。我这时停在井窝子旁边不走了，对宋妈说：